

谢尔顿作品

MEMORY OF MIDNIGHT

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

[美国] 西德尼·谢尔顿 | 著

午夜的回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► MEMORY
OF
MIDNIGHT

午夜的回忆

[美国] 西德尼·谢尔顿 | 著 吴亦东 柯平 |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夜的回忆／(美)谢尔顿(Sheldon,S.)著;吴亦东,柯平译.
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0.1
(谢尔顿作品)
书名原文:Memories of Midnight
ISBN 978-7-5447-1092-3

I. 午… II. ①谢… ②吴… ③柯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0788 号

Memories of Midnight by Sidney Sheldon
Copyright © 1990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dney Sheldon
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c/o Morton L. Janklow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09 by Yilin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
in any form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9-421号

书 名 午夜的回忆
作 者 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
译 者 吴亦东 柯 平
责任编辑 彭 波
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, 200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25
插 页 2
字 数 227 千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092-3
定 价 25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序曲

九龙——1949年5月

“看上去必须像是一场事故。你能够安排吗？”

这话简直是污辱人。他的心中腾起一股怒火。这像是在对从街上随便找来的业余杀手发问。他禁不住要挖苦道：喂，我想我还能应付。你是否对室内意外事故比较偏爱？我可以让她在楼梯上摔一跤，折颈而死，就像马赛的舞女一样。或者让她喝个酩酊大醉，尔后溺毙于浴缸，格什塔德的那位女继承人就是这么死的。还可以安排她多服用一点海洛因，他已经用这种方法除掉了三个人。或者，让她点燃香烟在床上熟睡，那位瑞典的大侦探就这么在巴黎左岸的大旅馆中长眠不起了。或许，你更倾向于室外事故？我可以安排一场车祸、飞机失事或者是海上失踪。

但是，他一声没吭。他实在惧怕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。他早已对有关此人的那些令人胆寒的传言有所耳闻，而且，他有理由相信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

因而，他只是说：“行，先生，我能安排一场事故，让它神不知鬼不觉。”可是，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忽然意识到：他当然知道我就是个知情人。他等待着对方的反应。

他们此刻在九龙一座楼房的二楼。该城四周的城墙是1840年由中国人建造的，用以抵御野蛮的英国人的入侵。二次大战中城墙被推倒了，但

无形中仍有一堵墙将外人拒之城外，比如杀人团伙、瘾君子还有强奸犯，他们在弯曲、狭窄、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，在通向暗处的楼梯过道上游来荡去。游客们被告诫远离这些地方，甚至连警察也不敢经过郊区的东头村道。此刻，他俩能听到窗外大街上的喧闹声，听得出城墙内居民特有的尖锐而又沙哑的各种语言。

对方用黑岩石般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他。良久，那人才说道：“很好，怎么做由你决定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目标在九龙吗？”

“在伦敦。她的名字叫凯瑟琳。凯瑟琳·亚历山大。”

一辆大轿车把那人送到尖沙嘴摩罗街的蓝屋，后面跟着一辆载有两名保镖的车。蓝屋只对少数身份特殊的贵宾开放，譬如国家首脑、影星、大公司的总裁，为此，经营者们感到非常自豪。六年前，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年轻姑娘向报界透露了这里顾客的身份，第二天，人们在石排湾发现她被人割了舌头。蓝屋里一切都可以交易，处女、童男、女同性恋，还有动物。这里也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处仍然实行 10 世纪的交媾方式的地方，在这里可以遍尝禁果。

这一次，他要了一对双胞胎，真是美妙绝伦的一双，模样漂亮，躯体妙不可言，客人可以随心所欲。他还记得上一次来这儿……没有座面的金属跪凳，她们轻柔的舌头和手指，香水四溢的浴池，还有她们的红唇热吻。想到这，他已是欲火中烧、急不可耐了。

“先生，我们到了。”

三小时后，他和那对双胞胎完事了，便心满意足地让大轿车载着他驶向么地道。车窗外，不夜城的灯火在闪烁。中国人把此地命名为九龙，取其九条龙的意思。他想象着有九条龙潜伏在市郊的山中，随时准备俯冲下

来，毁灭弱者和粗心的人。他可不属于此类人。

他们上了么地道。

等候他的道长像是古代画在羊皮纸上的人物，身着一件褪色的东方道袍，下颌有一小撮长长的白胡须。

“早上好。”

“早上好。”

“给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。”

“行。”^①

那位道长闭上双眼，默默地祈祷，摇着木筒里编好号的竹签，直到跌出一根才住手。道长默念一遍签文，转向来客，操着不熟练的英语说：“上天说你很快就能除掉危险的敌人。”

来人一阵惊喜。他心里知道古老的求签只不过是迷信。但也不能不信，而且，还有另外一个吉兆，今天是圣康斯坦丁节，也是他自己的生日。

“上天已降福于你。”道长说。

“多谢。”^②

“不客气。”^③

五分钟后，他回到车上，往香港的启德机场驶去。机场上他的私人飞机正等待着将他送回雅典。

① 以上对话原文为粤语的英译拼音。

② 原文为粤语的英译拼音。

③ 原文为粤语的英译拼音。



第一章

希腊,约阿尼纳——1948年7月

她每夜都惊叫着从同样的噩梦中醒过来。肆虐的暴风雨中,她在湖心,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拼命把她的头按入冰冷的湖水里,企图溺死她。每次从梦魇走出后,她都惶惶不安,喘着粗气,全身浸着汗水。

她既不知道自己是谁,也记不起自己的过去。她会讲英语——但究竟是哪国人却是无从得知。她更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来到希腊,被一所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收容的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零碎的记忆不时困扰着她,稍纵即逝的模糊画面来去匆匆,令她无法把握并细细甄别。这星星点点的记忆来时出人意料,往往在她懈怠不备时攫住她的心灵,搅得她恍恍惚惚的。

起先,她不断地问别人。加尔默罗会的修女虽然和气仁慈,善解人意,但她们总是一言不发。唯一可以与之交谈的人是特雷莎嬷嬷,年长虚弱的修道院院长。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?”

“不知道,我的孩子。”特雷莎嬷嬷说道。

“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?”

“山下有个叫约阿尼纳的村子,去年一次暴风雨来时,你正在湖中的小船里。船沉了,但是,由于主的仁慈,我们的两位修女发现并且救了你,

她们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在那以前我在什么地方?”

“很抱歉,孩子,我不清楚。”

对此,她并不满足。“没有人问起我吗?没有人找过我吗?”

特雷莎嬷嬷摇了摇头说道:“没有。”

她失望得几乎要叫出来。她继续说道:“那么报纸……那上面一定会有我失踪的消息的。”

“你有所不知,我们是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的。孩子,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仁慈,是上帝让你的生命延续。”

她能了解到的就是这些。起初,她病体虚弱,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世。几个月后,她的体力逐渐恢复,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。

她有力气四处走动时,每天都把时间消磨在整理修道院繁花似锦的花园上。这里的一切沐浴在希腊明媚的阳光下,微风中飘来阵阵柠檬和葡萄的芳香。

环境是宁静祥和的,而她的心里却平静不了。我已经迷失了自己,她想着,而谁也不关心我。为什么?难道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?我是谁?我是谁?我是谁?

画面源源不断,无法控制。一天早上她梦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正在解她的衣服。醒来后,她不禁怀疑那是不是个梦。或许,是以前发生的事?那个男子是谁?是不是和她结婚的人?她有没有丈夫?她没有戴结婚戒指。她的财产实际上等于零,只有特雷莎嬷嬷给她的黑色修女长袍和一枚别针,那是一只只有双红宝石般的眼睛、展翅欲飞的金色小鸟。

她没有名字,她是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的陌生人。没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,也没有心理医生能告诉她心灵受到了创伤。她唯有把心灵的窗户对可怕的过去关上才能恢复理智。

画面接连不断,越来越快。她的头脑里像是有杂乱无章的拼字谜诀,

各种怪异的念头逐渐拼接起来，但毫无意义。她梦见一间巨大的摄影棚，满屋子都是身着军装的男人。他们像是在拍电影。我是演员吗？不，她像是这些人的指挥。但是，指挥什么呢？

一名军人送给她一束鲜花，他笑着说，你得自己付账。

两天后，她又梦见了那个男人。她在机场和那人告别时醒了过来，因为要失去那个人，她竟发现自己在啜泣。

从那以后，她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。这些不是一般的梦，而是她生活经历的一部分，是她的过去。我要找到从前的我，现在的我。

意外的是，半夜里，她没想到竟从自己的潜意识中挖出了一个名字。凯瑟琳。我的名字是凯瑟琳·亚历山大。



第二章

希腊，雅典

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统治的帝国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，却比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更为庞大，更为强盛。德米里斯是世界首富之一，权倾四方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他没有公职、头衔，但却能经常收买首相、主教、大使和国王。他的触须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，有数十个国家被箍在他那经纬线似的经济网络之中。他大亨派头十足，并且十分聪敏，体格健壮，身材高大，有厚实的胸脯和宽阔的肩膀，黑黝黝的脸膛上垂着一只巨大的希腊鼻，一双橄榄形的黑眼睛，脸上流露出鹰一般的贪婪。只要他愿意，他又会变得非常迷人。他会说八种语言，非常健谈。他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收藏，还有一队私人飞机和十几幢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公寓、宅第和豪华别墅。他是风月场上的佼佼者，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美女。这个有名的情种及其浪漫史就像他的商业冒险一样富有传奇色彩。

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自诩为爱国者，并以此为荣。他在科隆纳基的别墅、普萨拉私人小岛，都悬挂着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——但是，他从不纳税。他认为那是平民百姓要恪守的法律，对他却不适用。他的血管里流淌着 ichor——上帝的血。

德米里斯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有求于他：商业计划的投资，慈善事业

的捐款，或者哪怕是他的友谊所能给与的权力。德米里斯非常乐意揣摩他人的来意，因为这些人真正的意图极少是他们表面上提出的要求。他那善于分析的头脑总是怀疑表面的东西，其结果是他既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话，也不相信他见到的任何人。他的信条是：“朋友宜近，敌人宜亲。”为他写传记的记者被允许了解的仅仅是他温和、有魅力、世上少有的圆滑而又文质彬彬的一面。他们决不会料到在这和蔼可亲的外表下面，德米里斯竟是个屠夫，一只卑鄙的豺狼，生就能一口咬住对方咽喉血管并置对方于死地的本领。

他事无巨细都会刻骨铭心，决不宽恕人。在希腊古老的词汇里，dikaosini——“公正”经常和 ekdikisis——“复仇”同义，这两者都使他迷恋不已。别人在公众场合冒犯他，他会永世不忘，而那些不幸招惹了他的敌意的人，则要为此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这些人甚至自己都未曾意识到，德米里斯那缜密的头脑已拟好了精心的报复计划。他耐心地设置重重的罗网和陷阱，逮住并毁灭这些敌人。

他把花时间为自己的敌手设置陷阱作为一种享受。他仔细研究他的牺牲品，分析他们的性格，权衡他们的力量和弱点。

在一次晚会上，他听到一位电影制片商把他称为“那个油拉拉的希腊人”。德米里斯便开始等待时机。两年后，那位制片商和一位国际巨星签了约，由这位影星出演他那部耗资巨大的影片的女主角。他把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。德米里斯一直等到电影拍了一半，才诱骗女主角中途退出摄影棚，来到他的游艇上。

“这是我们的蜜月。”德米里斯告诉她。

于是她过了个蜜月，但是没有举行婚礼。而那部影片最终也只好半途而废了，制片商遂告破产。

在德米里斯的报复游戏里，还有几名敌手他未能与之取得均势，但他

并不着急。他喜欢期待、策划,以便将计划付诸实施。在这些日子里,他暂时找不到其他对手,只是因为没有人再敢与他抗争。于是,他猎取的目标仅限于那些曾在他前进道路上阻碍过他的人。

而另一方面,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的 *dikaosini*,其涵义是双重的,犹如一柄双刃利剑。他对自己受到的损害决不会善罢甘休,同时,对自己所受的恩惠却也不会忘怀。一位贫穷的渔夫,因为曾在德米里斯年轻时为他提供过住处,“意外地”拥有了自己的捕捞船队。一名妓女给他免费提供过食宿,因为当时德米里斯很穷,付不起账。后来,这名妓女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一幢公寓,而不知道恩人是谁。

德米里斯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儿子,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。他有 14 个兄弟姊妹,餐桌上永远没有足够的食品。

孩提时代,他在商业方面的天资已经叫人不可思议了。他放学后靠打短工挣了许多外快。16 岁时,他攒够了钱,与一个年长于他的人合伙开了一家食品小铺子,临到生意兴隆、店铺发达后,他的合伙人把属于他的一半股份骗为己有。德米里斯花了十年时间才将那人毁了。德米里斯年轻的时候壮志满怀,他经常躺在床上,整夜都难以入眠,两眼瞪着漆黑的夜。我会有钱的,我会出名的。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的名字。只有这个念头才是使他入睡的催眠曲。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,他一无所知,他只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成为现实的。

德米里斯 17 岁生日那天,偶然读到一篇有关沙特阿伯油田的文章。忽然间,仿佛有一扇通向未来的神奇大门朝他打开了。

他来到父亲跟前。“我要去沙特阿拉伯,我要去油田干活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是油田吗?”

“一点也不知道,父亲,我能学会的。”

一个月后，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上了路。

根据洲际石油公司的政策，海外雇员一律要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，对此，德米里斯毫不在乎。他打算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待到发了大财。他甚至已经看到阿拉伯世界令人心驰神往的夜生活，奇妙的土地上富有异国情调的女人比比皆是，而地下的黑色金子泉涌而出。然而，这里的现实却令他震惊。

夏日的一个清晨，德米里斯来到了法迪利。这是一个位于沙漠中心的钻井队，有一座石砌的简陋楼房，四周建有许多 parangas，一种用矮小的灌木垒成的工棚。有上千名拿着低薪的工人在这里工作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沙特人。在肮脏的、没有铺筑过的街上，蹒跚穿行的妇女个个遮得严严实实的。

德米里斯走进了那座楼，人事部主任 J.J.麦金太尔就在这里办公。

麦金太尔抬头看着进门的年轻人。“这么说，本部雇用了你，呃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在油田干过吗，孩子？”

德米里斯真想撒个谎。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麦金太尔微微一笑。“你会喜欢这儿的。万里之内见不到一个人影，食物非常糟糕，女人碰都不能碰，不然连你的那个东西也会被人割掉，晚上就他妈的叫你闲得无聊。不过薪水很高，你行吗？”

“我是来学习的。”德米里斯认真地说。

“是吗？那我来告诉你什么该早点学会。这里是穆斯林的天下。不能喝酒；偷东西逮到后就砍右手，第二次砍左手，第三次你的一只脚就没有了；杀人是要砍头的。”

“我不想杀人。”

“等着瞧吧。”麦金太尔嘟哝道，“你这还是初来乍到呢。”

这个工棚大院像是巴别塔^①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人操着各自不同的母语。德里里斯听觉灵敏，学起语言来非常快。这里的工人在不宜居住的沙漠中修路造房，安装电器设备，架设电话线路，建造工厂车间，安排食物和供水系统，设计下水道，负责医疗保健。在德里里斯看来，要做的事儿还多着呢。他们得在华氏一百多度的气温下工作，忍受蚊叮虫咬，还有沙尘、流感和痢疾的袭击。即使是在沙漠里，他们也分社会等级，最上层的是勘探石油的人，而下层的则是建筑工人，也就是做小工的，还有职员，他们被叫做“害羞的管家婆”。

由于新式旋转式钻井是美国人发明的，他们比较熟悉这种钻井技术，因此，真正搞钻井的几乎都是美国人。他们当中有地质学家、勘测员、工程师和石油化学家。年轻的德里里斯尽力讨好这些人，跟他们攀朋结友。

康斯坦丁·德里里斯一有空就和钻井的人泡在一起，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。他把听来的全都记在脑子里，就像高温下的沙漠吸收水分一样一滴不漏。他注意到有两种钻井方法。

他走近一位正在 130 英尺高的钻塔下工作的钻探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正在使用的钻井方法有两种？”

钻探工解释说：“啊，孩子，一种是钢缆法，一种是旋转法。现在，我们主要使用的是旋转法。两种方法开头的工作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这两种方法都得先架起一个像这样的钻塔。这样，就可以把设备吊挂起来往井里钻。”他看到年轻人脸上渴望求知的神情，继续说道，“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叫做钻塔。”

① 据《圣经》记载，古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高塔以扬名。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之互不相通，结果塔未建成而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。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这是以 17 世纪一个有名的绞刑刽子手的名字命名的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钢缆钻井法已经有些历史了，几百年前中国人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挖水井。他们用绳索吊起一个掘进器，松开绳子时，就能在地上冲钻出一个洞。但如今 85% 的井都是用旋转法钻出来的。”他说完便转身继续干活了。

“对不起，旋转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人停下手中的活儿。“这种方法不是在地上砸出一个洞，而是钻出洞来。你看见这儿了吗？在钻台中间有一块能旋转的钢板，由机器带动旋转，钢板夹紧一根管子，并转动着管子往地底下钻，管子的底部是一个钻头。”

“听上去很简单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但实际上要复杂得多，得设法把钻下来的泥土排上来，还要防止井壁下陷，要防止地下水和天然气渗入井内。”

“会不会有钻不动的时候？”

“当然可能。那样就得把整根钻杆拔出来，换上新的钻头重新钻。是不是想当钻探工？”

“不，先生。我想拥有自己的油井。”

“祝贺你啊。我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吗？”

一天早上，德米里斯正在井边观看时，一种工具放进了井里，它不像往常那样往下钻，而是切割井壁四周的岩块，再把碎块带上来。

“对不起，这么做是什么道理？”德米里斯问道。

钻探工擦了擦额头。“这是在取井壁的岩样去进行分析，以便确定是否有石油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

进展顺利的时候，德米里斯就会听到那些钻探工在喊：“我右转了。”这就是说他们准备钻一个洞。德米里斯发现地上到处都钻了直径为二至三英寸的小洞。

“请原谅，这些洞是干什么的？”这个年轻人问道。

“那些是用来勘探的井，能够发现地下有没有油。这样做对公司来说又省时又省钱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这个年轻人对这一切都非常着迷，有问不完的问题。

“对不起，你怎么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钻井呢？”

“我们有很多地质学家，就是那些研究石头的家伙。他们测量岩层，研究井里取来的碎岩样，然后‘塞杆子的人’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什么是‘塞杆子的人’？”

“就是钻探工，当他们……”

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早出晚归，在灼热的沙漠里运送钻井机械，清洗机器，驾驶卡车穿行在从岩峰上滚滚而来的火焰蒸气中，这火整日烧个不停，还释放出有毒的气体。

J.J.麦金太尔对德米里斯说的话没错。食物很差，生活条件恶劣，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消磨时间的。更糟糕的是，德米里斯觉得浑身每个毛孔都塞满了沙子。沙漠像是活的，叫人无法躲避。沙子能钻进工棚，连他身上的衣服也能穿过，一直钻进他的体内，害得他快发疯了。然后情况变得更糟了。

夏马风^①刮了起来。狂风卷着沙子，连续刮了一个月，风力之大，足以令每个人都变成疯子。

① 这是中亚及波斯湾一带的一种寒冷的西北风。

德米里斯从工棚里望着门外的沙尘说：“这种天气我们还要工作吗？”

“你他妈的说对了，这里又不是疗养所。”

他们在周围发现了许多油田。新油田有阿布哈德里耶、盖提夫蒂，还有哈赖德，工人们比以前更忙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油田上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英国地质学家，还有一个是他的妻子。这位地质学家亨利·波特快七十岁了，而他的妻子西比尔才三十出头。要是到了其他任何地方，西比尔·波特都会被看作一个相貌平平而又肥胖的女人，她的嗓门尖得叫人受不了。但是在法迪利，她却成了令大家心猿意马的大美人。亨利·波特大部分时间都出外勘探新油田，他的妻子因而常常是孤身一人。

德米里斯被派去帮西比尔把东西搬进工棚，安顿下来。

“这里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可怕的地方。”西比尔唉声叹气地埋怨说，“亨利总是拖我到这种鬼地方来。我真不明白我干吗要忍受这种痛苦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丈夫做的工作非常重要。”德米里斯安慰她。

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年轻人，被他吸引住了。“我丈夫没有干好他该干的事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德米里斯当然清楚她指的是什么。“不懂，夫人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德米里斯，夫人。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。”

“你朋友叫你什么？”

“科斯塔。”

“那么，科斯塔，我想你我会成为好朋友的。我们俩和这儿的中东佬不一样，对吗？”

“中东佬？”

“就是那些外国人。”